

通讯半月刊 / 汤增敷等 · 一 . V. 1; no. 1 (民国34
年[1945]1月) ~ [?] · 一重庆: 通讯半月刊社,
民国34年[1945] ~ [?].

; 19cm.

1945. 1起出版地改为上海 · 一1945. 12出版第
1卷辑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5. 原件藏北
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
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no. 6 (1945. 1 ~ 3)

辑刊 (1945. 12)

訊

通

刊 月 年

期一第 卷一第

日一月一年四十三

目 要

廣大讀者的園地(代發詞)

本社

文化的戰鬥性

湯增敷

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述評

張白衣

嘉慶前西洋畫流傳我國史略

方 豪

法內地軍的生長及其成功

沈顯芳

從德黑蘭到莫斯科

伯 華

戰時生產與英國婦女

藍天淨

威南特大使

劉尊棋

沙坪羈縻

叔 曼

桂林步行疏散記

杜衡之

行 發 社 刊 月 年 訊 通

茂華商業銀行

辦 理

竭誠為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存款 放款 匯款 貼現 儲蓄 信託

及其他

一切銀

行業務

地址

重慶鄒容路

電話

四一二五七

R
050
371.3

廣大讀者的園地

發刊的幾句話

本刊的旨趣，想以處在客觀的地位，作廣大讀者談話的園地。希望讀者站在國民的立場上，針對現實的問題，坦白的，大膽的，毫無保留的，絕對誠懇的，說出我們心裏大家要說的話，發表我們所應該發表的意見。天下本是一家，人類最富同情。人是社會的，政治的動物，自然天天須和政治與社會相接觸。在今天，我們抗戰已達八年，與聯合國共同攜手，不能再像從前閉關自守，故步自封，而每一個人也不能再希望可以不問世事國事，只求獨善其身的了。火燒眉目，迫急萬分，我們對一切眼前大大小小的事，決不當長此緘默寡言，漠不關心。否則國家顛危，誰負責任？

在民主的洪流中，我們對於生活水準的提高，一般社會福利的增進，國家民族文化

的維護，世界永久和平的建立，都有切身的關係。我們都不是瞎子聾子，也未必都是盲於心者，必定各有所見，各有所聞，各有所感想，都要坦白無私的，公平嚴正的說出來。諸君買取一讀，造成一種輿論，造成一種風氣，然後可以矯正時弊，改革人心。否則大家每天黑地，隨波逐流，必致是非混淆，黑白顛倒，到了將來亡國滅種，還不知



這什麼原因呢

因之，本刊的內容，原沒設有固定的範圍，可以發表無所不包的議論。不論什麼話，只要無背於我們的良心，我們都要說。不論什麼事，只要與我們大家有多少關係，我們都要說。我們不一定崇拜長篇大論，即短小精悍的文章，或可更覺爽辣。我們不一定需要引經據典，即引車賣漿的呼聲，或且更覺洪亮。所以，大之如增進人類共同的幸福，一般社會問題的探討，小之如個人生活的報導，局部現象的描寫，只要是有關大眾注意的問題，我們都歡迎作者讀者用通訊來報導的。

本刊以通訊命名，顧名思義，我們自然希望讀者來稿，都能以「通訊」的方式撰述。這樣，我們以為可以使文章的筆調，輕鬆，活潑，鮮明，生動，也較為自由而不受拘束。這樣才能使讀者覺得他就是作者，作者也覺得他就是讀者，作者和讀者完全打成一片，本刊也就真成了廣大讀者談話的園地。

最後本刊同人願以至誠，將整個的篇幅，貢獻於廣大的讀者，不分職業，不分派系，不分性別，不分區域，只要是本刊的讀者，都可以自視為本刊投稿的作者。這可以說是在國內刊物的創舉。十二萬分誠懇的新求讀者，大家用心血腦汁來灌溉這初墾的園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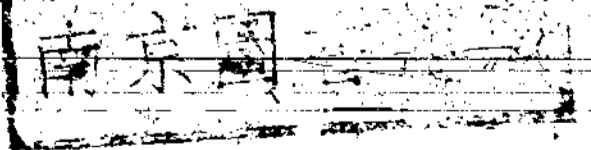
文化的戰鬥性

湯增敏

在近化戰爭中，文化被看作了國防的組織之一。英國著名軍論家哈德（H. H. Hart）說：「文化是抵抗者的攻擊，」這就是說，文化也正式走上了戰鬥的序列。因之，在文化鬥爭的陣綫上，不論是哲學、倫理學、宗教、科學、文學、藝術、音樂、統統都武裝起來，加入戰鬥的序列。雖然不會像英勇的戰士們那樣的用槍來作戰，但可以謹嚴而沉着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警戒敵人，監視敵人，打擊敵人。社會組織完善的國家，自有一種出發於國策的民族哲學。哲學是文化組織的基礎，一切理論的出發點；其結果，理論的鬥爭纔能成爲文化鬥爭的焦點。具有文化鬥爭力量的國家，整個國家

都瀰漫着這種氛圍。不說活的東西是武裝起來，就是山水花木都由文化散放出來一種生的強有力的氣息。你所能接觸到的聲報雜誌、電影圖畫、演說、談話、及詩歌，不管是電、光、聲、色，都有充滿戰鬥意味的氣氛，在緊迫着你，更有一種力量似的使你陶醉在戰鬥文化的行列。

捷克在淪陷前，雖說是一個具有優勢軍備的國家，但它的爲政者却忽略它的國土內的德國人還保持着德意志民族的傳統文化，事實上既不願受捷克人的統治，他們又怎能在民族鬥爭中甘心爲捷克效忠？奧地利的滅亡，也與捷克的情形一樣，希特勒只運用民族文化這點鬥爭力量，不費一鎊，彈便把捷奧吞併了。再如法蘭西和



比利時，何嘗不會具有強大的軍備？固然優良的軍備足以抵抗侵略，文化加入戰鬥序列在現代戰爭中是使國家生存於世界上重要的因素。

從前的戰爭全是武力的戰爭，談不上有甚麼思想或主義來指導戰爭。而現代的戰爭，在軍隊尚未動員之前，所有的敵性國家就組織起文化軍隊去進行「攻心」的戰鬥。在戰爭開始以後，文化組織就配合軍事組織擔負起提高戰鬥情緒，堅定必勝信念的任務。戰勝之後，要繼續以文化的力量擴張戰果，消滅敵國人民的戰意，使他們由「力服」而到「心服」。至於戰敗時那方面，要振奮士氣，振奮人心，秣馬厲兵，準備復讐雪恥，更非有教育組織和文化力量儘先武裝國民頭腦不可。過去的文化組織最大的效用只是增進人民的知識，並不會編配在戰鬥序列中；由於時

代的進展，現在的文化組織獲得了新的任務，而最大的效用是在加強戰鬥力量。所以說，文化組織在消極方面，應該協助國家充實防衛的力量；在積極方面，應當發揮攻擊的精神，防衛與攻擊的本質上原是與國防發生連鎖的，也都是文化的戰鬥性底實際表現。

本來，在戰爭的期間，必須提高國民對於文化上的警覺性，嚴防其他國家民族文化力量的同化。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看到了這一點，戰前，它曾作過親善的努力；實際就是企圖民族的同化。戰後在淪陷區加緊用所謂文化的力量來遂行文化的征服，俾使中國人民由「力服」而到「心服」。對於他底武力所不能達到的地方，它深知要消滅民族的抵抗力，先須摧毀他的抵抗意識，而用空軍毀滅後方的文化機關，就是敵人妄想摧殘中國人民戰鬥

意志原動力之一法；只要把這全民抗戰的酵母和復興的基石摧毀了，征服中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其實，它的打算完全錯誤，一切流亡的學生和文化工作者，他們雖失去了課堂和研究所，却獲得了更廣大的戰場；他們失去了書本，却獲得了抗戰救亡的活教育，他們雖失去了師友，却獲得了民衆，反而將文化種子散佈到前線後方荒村僻鄉的每一個角落，莫不深受浸潤，它既能適應現實的環境，又能振盪全民的生活。在這偉大的時代中，由那些慘痛而可寶貴的現實生活教育了自己，同時也教育了廣大的民衆，這抗戰的血的教訓，無形中把廣大的民衆，文化水準也提高了。再就物質方面說，自盧溝橋戰火爆發，我國文化工作應具的條件，其艱苦困難可謂

達於極點，諸如交通之梗塞，紙張之缺乏，印刷之遲滯，在在遠遜平時，加之如上所述敵機瘋狂地轟炸我文化機關，更極盡其破壞殘酷之能事，凡此種種，照常理判斷，皆足阻礙一國文化之進步。可是事實上却大不然；抗戰八年，我國文化如雨後春筍，蓬勃茁壯，其速率之高強，十百倍於平時，此豈屬偶然之現象，亦出乎意料之外者。所以，結果不僅敵人蓄意摧毀我文化的目的沒有達到，在另一方面，由於全民族的同仇敵愾精神的招致，敵人一切對文化上的陰謀已經被我們民族的偉大的奮鬥意志所粉碎了；敵人所能破壞的，只是文化的有形的物質設備，却不能打擊和損害那種悠久的戰鬥的而且在新生的文化力量。

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述評

張白衣

自去年四月美國發表「聯合國及其聯繫國平準基金之建議書」及英國發表「國際清算聯盟計劃草案」，分送聯合國各政府互相交換意見，後又經修正，再送各國政府，至本年四月二十二日，聯合國各國政府同時正式公布「聯合國專家對於建立國際貨幣基金之聯合宣言」，至本年七月一日，聯合國遂根據此宣言而正式召開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

考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主要之目的，在于防止戰後世界經濟恐慌。蓋證諸經濟史，每次戰爭之後，必來經濟恐慌。例如一九二〇年世界經濟恐慌，乃由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而來。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亦由世界大戰而來（

主因為美國戰債與德國賠款問題之糾紛而導成）。此次一九三七年之世界戰爭，假定明年結束，當有七年之長期，同時因新武器之出現，戰爭規模之巨大，在戰爭過程中所消耗之資源與勞務，當較第一次大戰為鉅，故戰後未來大恐慌，大有蕪捲世界之可能。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之目的，即為欲固一穩定世界貨幣為出發，而從事于穩定戰後世界經濟，進而恢復世界經濟之繁榮。其理甚明也。

由部落經濟經都市經濟領域經濟國民經濟而進至世界經濟時代之今日，世界各國經濟自然而形成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之一部，一國之貧困，必拓來整個世界之不安，故一國發生經濟恐慌，勢必招來世界全

體經濟恐慌。世界貨幣之穩定與否，實可決定世界經濟之穩定與否，故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之召開，實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世界文明之一大躍進也。美國自上次世界大戰後已獲得世界經濟之領導地位，但因其經濟制度之限制，尙未能充分發揮其合理之領導權。但今日觀乎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氏在貨幣會議開幕時致詞，可以證實美國經濟制度已有明顯之轉變，即美國業已認識世界經濟組織之自然性矣。例如摩根索氏有如下之聲明：「良好之僱主乃繁榮之僱主，繁榮一如和平，不可分割，吾人不能任其分散于各地之幸運者之中，或以別人為犧牲，而享一己之繁榮。任何一地之貧窮，即威脅吾人之整體，並破壞我各國之福利。」可以證實，

但此次參加貨幣金融會議之十四國家，或為自由主義經濟國家，或為社會主

義經濟國家，或為民生主義經濟國家，因主義之不同，及自由主義國家間本身有矛盾之存在，故自去年四月美英相繼發表世界貨幣計劃至此會議之全過程中，尙有不少之矛盾與困難。例如當英美二大貨幣計劃發表後，英美間曾起細微之爭執，經修正後成立聯合國專家對於建立國際貨幣基金之聯合宣言後，最初階級之矛盾得以掃清。當貨幣會議時，亦曾有枝節，例如對於國際貨幣基金之攤額問題，蘇聯對存金問題之爭執，印度提案之二度被否決，美參議員對貨幣會議決議案之表示反對，基金管理機構設置地點問題之爭執，墨西哥對國際銀行計劃之要求修正，以及攤額案上之附保留條件等。此不可不謂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中若干不甚愉快之插曲也。

然縱有上述枝節問題，終以各國認識整個世界性，會議三星期中，通過兩大主

要決議案。一為國際貨幣基金派額之決定；二為國際建設開發銀行章程綱要之通過及各國派額之決定。國際貨幣基金設置之目的，在於成立國際貨幣合作之永久機構，藉以促進國際市場之開發，此項基金之運用，將促進外匯之穩定，保證多方面多種方式付款之便利，協助減輕國際間之不平衡，並提高會員國之信心。國際建設開發銀行設立之目的，為協助會員國領域內之建設與開發，其方式為鼓勵投資生產事業，恢復戰時毀滅或脫節之經濟，恢復生產工具之平時生產，鼓勵各開發較後國家內各項生產工具與資源。

此次會議倘與一九三三年倫敦召開之世界經濟會議及一九三七年日內瓦召開之世界資源會議比較，顯然不可同日而語。世界經濟會議與世界資源會議名義目的因為穩定世界經濟，但實際目的却為各該國

經濟自身之穩定，而失敗自屬當然之結論。此次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其目的之名義與實際均為維持整個世界經濟之穩定與安全，即各該國均能儘可能犧牲自身利己之心理，抱定建設未來美滿繁榮之世界經濟組織，觀乎會議之能產生二大決議，即為明證。故此大聯合國貨幣金融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上將為轉換點之一頁。

但我人尚有所期待者，乃會議決議案之如何實行也。倘所留下者純為技術上之問題，則深信將來必無如何困難，我人所畏者，為政治上之問題也。所謂政治上之問題，即聯合國參與諸國以至將來全世界各國間，最好能本一律平等主義，弗對小國家予以種種限制。尤其國際建設開發銀行，務須使其充分發揮至為穩定世界經濟恢復世界繁榮之機能。換言之，國際銀行為世界之中央銀行，而非世界若干大國

聯營之營業銀行。國際銀行之利益為整個世界各國之利益，實可為救濟一國貧因而犧牲銀行之利益，決不能為圖銀行之利益而犧牲一國之利益。

總之，此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倘無國際性組織預防，則未來世界經濟大恐慌勢必隨之而來，今聯合國方面已有此種預防工作，則惟有希望國際經濟各部門專家通體合作，研討及設計種種防止世界經濟恐慌之政策，同時各國政府必須放大目光，以世界安全為前提，竭力支持世界經濟之穩定，勿為國家經濟而圖利。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監製

三一化學製品廠出品

一 氯化鉀 二 溴

三 硼酸 四 硼砂

五 各種鎂鹽 六 各種鋁鹽

七 構酸及其誘導體

其他化學製品歡迎洽製

廠址 四川自貢市貢井

電報掛號：七七六七

本廠

接洽處

重慶 保安路都容路口
中正路三六四號

嘉慶前西洋畫流傳我國史略

方 豪

元時，義大利教士孟高未諾任大都總主教，繪聖經故事畫六幅，以為宣教之用；惟是否為中國畫，抑係西洋畫，則不得而知。然所取題材固屬於西方也。

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利瑪竇

M. Ricci 以「天主圖像」一幅，天主母圖像

二幅，獻於萬曆帝，此或為明季西洋美

術之最早傳入中國者。然明季歐洲船舶及

僑商之來我國者，既遠在教士之先，西洋

藝術作品亦亦有流入者。宣統三年（一九

一一）芝加哥斐爾特 Field 人類學博物院

主任洛弗爾 Dr. erhold Laufer 在西安

發現聖母抱耶穌像一幀，聖母似西方婦女

，耶穌則儼然中國兒童也。畫署唐寅作，

當係偽託，顧其畫與羅馬聖母大殿卜吉士

小室現存聖母像極似。考教皇庇護第五世，曾以此像之仿作五幀贈方濟各玻爾日亞，Fr. de Borgia 玻為利瑪竇同時人，且同會修道，或曾轉贈利氏一二幀，則西安聖母像之由該像臨摹而來，似頗可信。（見 *Vaticana Illustrata*, 1932. 15 Jan.）倫

敦不列顛博物院，亦有一中國聖母像；同為十七世紀物。（裴化行 *H. Bernard* 著利瑪竇時代之中國基督教藝術。利瑪竇所攜聖母抱耶穌像頗多，故除呈獻萬曆帝外，國人亦多獲見者。徐文定公行實云：「癸卯秋，公復至石城，因與利子有舊，往訪之。不遇，入室宇，觀聖母像一，心神若接，默感潛孚。」姜紹聞無聲詩史亦曰：「利瑪竇攜來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嬰兒，

眉目衣紋，如明鏡涵影，踽踽微動。其端嚴娟秀，中國畫工，無由措手。顧啓元客座贅語（卷六利瑪竇條）亦稱：「所畫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為燈，而塗五采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燈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

徐光啓見西洋宗教畫而生信教之念；姜顧二氏亦對之欣賞不已，並著文譽揚；然為西洋畫翻刻而行世者，則唯程大約。計畫四幅：曰信而步海疑而即沉；曰二徒

聞實即捨空虛；曰淫色穢氣自速天火。以上皆聖經故事；第四幅則為聖母懷抱聖嬰耶穌之像。四畫均係利瑪竇贈大約者，大約乃以之收入墨苑（卷六下三十五葉後）。伯希和 P. Pelliot 據第四幅聖母像下方所附拉丁文，斷為一五九七年日本畫院出品，並考證修士尼閣老 Fr. H. Nicolas 於一五九二年至日本，服務長崎耶穌會士所設之畫院，故認係尼閣老所作。（通報一九二二年第一期）（參見陳垣輯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但前三幅之作圖者為復斯（1531—1603），刻圖者為威里克斯，均當時名家，故利氏稱之曰寶像三座，並撰西字奇蹟（藏梵蒂岡圖書館 Ms. ce. Gen. Of. H. 231. 12）以記其事。（王重民羅馬訪書記，圖書季刊第三卷第四期）墨苑之作畫者為丁雲鵬，刻手為黃鑄，亦一時名手可謂雙絕。

近總理賢著中國基督教藝術源流考（

義國王家研究院刊印，作者未見原書）述及一五九五年在比國印行之雕板畫，畫見於納達爾司鐸 P. Nadal 所著 *Adnotaciones et Meditationes in Evangelia*（一五九五）年查凡爾斯伯郎登 *Planio* 印書局印。納民為利瑪竇好友，利氏書札中亦嘗論及其書；泰昌元年（一六一〇）左右羅如望 *L. de Rocha* 著天主聖像略說，書中所有中國式之圖像，即以納氏之書為藍本也。（*BCP Jailler*, 1939. P. 371-2）費賴子 *Pisier*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華譯本八五頁），稱羅氏之書刊於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羅馬耶穌會總會檔案室有藏本，人物景色純然中國化也，按納氏之書，即威里克斯所鐫也。

明季耶穌會司鐸著述中，附有圖像者：艾儒略 *P. Aleri* 有玫瑰十五瓣圖像及出

像經解，費賴子謂出像經解即楊光先所引湯若望 *P. J. Adam von Bell* 之進呈圖像也，（華譯本……）畢方濟 *P. Fr. Sandbata* 有畫答單印本，及睡畫二答合印本，李之藻為作睡畫二答引。

利氏而後，湯若望亦於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十一月為薈槐國（*Bavaria*）君瑪西利（*Maximilianus*）以所寄天主降生事蹟圖及蠟質三王來朝天主聖像一座，進呈崇禎帝。圖係綵繪，而裝於羊鞞冊頁中者。（見正教奉褒第一冊十八頁至二十頁）若望進呈者，共書六十四張，為圖四十八，楊光先不得已中有臨湯若望進呈圖像說一篇，並摹天主耶穌返都，耶穌方釘刑架及天主耶穌立架等三像。

梵蒂岡教廷博物院，更有中國式公教古畫三幅（9676, 9677, 9678 號），係二百年前物，均為聖經故事。第一幅分二部，

第一三幅各分三部，蓋已近於我國所謂連環畫矣。第一幅為天神顯現於亞巴郎圖，第二幅為厄撒烏出售長子繼承權圖，第三幅為法勞公主救梅瑟圖。二畫俱純然為中國情調，惟作者殊平庸也。（Annali La-

Chinensi, 1938. Vol. II. P. 24）

畫像雖為教會儀式之要具，而宣傳之力尤宏，故明清之際來華教士攜畫頗多，並不時向歐洲求索。顧起元（見上引）有云：「後其徒羅儒望（按即羅如望）者來南都，其人慧黠不及利瑪竇，而所挾器畫之類亦相埒。」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龍華民 P. Longobardi 致書歐洲，述韶州見聞，即稱中國人士愛好西畫，而請設法寄達。（通報 1932. P. 118）時國人對西畫莫不詫為新異，津津稱述。趙翼簞曝雜記卷二西洋千里鏡及樂器條：「天主堂在宣武門內，所供天主如美少年，名邪酥

，彼中聖人也。像繪於壁而突出，似離立不著壁者。」邪酥即耶穌也。吳長元宸垣識略卷七：「天主堂中供耶穌像，繪畫而若塑者；耳邊隆起，儼然如生人。」汪如淑水曹清暇錄卷四，謂阜城門天主堂一堂中佛像，用油列繪，遠望如生。」皆對西洋畫感覺興趣者。

然當時亦有不滿西洋之宗教人物畫者。趙翼甌北詩鈔同北墅漱田觀西洋樂器詩云：「引登天主堂，有象繪素壁；觀若姑射仙，科頭不冠幘；云是彼周孔，崇奉自古昔。」曰科頭，曰不冠，鄙夷之心，情見乎辭。柏應理 P. Philip. Complec. 許太夫人傳曰：中國廉恥之風，堪為歐士鏡鑑；婦女自首至踵，緊裹衣服，並手指亦不稍露。圖畫中偶作裸狀，見者輒為驚奇。故耶穌苦像，以路克 Lucas 所作，及舊時希臘之有衣加身者為宜；「聖母像，則

畫以世傳聖路加畫式為是。蓋楊光先嘗以耶穌被釘圖作反天主教宣傳，不為入驚奇也。光先之言（不得已臨湯若望進呈畫說引言）曰：「上許先生（指許之漸）書後，追悔著關邪論時，未將湯若望刻印國人擁戴耶穌及國法釘死耶穌圖像刊附於前，俾天下人盡見耶穌之死於典刑，不但士大夫不肯為其作序，即小人亦不屑歸其教矣。……玆……止摹擁戴耶穌及釘架立架三圖三說，與天下共見耶穌及謀反正之賊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

其先利瑪竇時亦有勸勿以聖母像示衆，俾免與觀音大士像混淆者；太監馬堂之阻利氏入貢，貢品中有耶穌被釘像亦其一因，則以中國人視受刑圖為不吉也。萬曆七年（一五七九）方濟各會士篤特希拉（Ferdinandus）記曰：「肇慶府某官以耶穌被釘像及像上之字相問，余為解釋一切，彼乃

大笑。（BCP. 14.）

利類思 P. L. de Buglio 以傳教四川，著不得已辯及譯超性學要著稱者也，孰知其亦工於畫？又且以西洋畫法傳中國畫師，多以清廷歷年所藏西物為題材。南懷仁 P. F. Verzier 記其嘗作畫二幅，呈康熙帝御覽，於透視之法，遵守惟謹，并作副本懸堂中。全國官吏之進京者，必以一觀為快。（Du Halde. III. P. 269. P. 14.）

r. P. 238）高士奇蓬山密記，述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三月二十一日至暢春苑觀劇處，「高台宏麗，四周皆樓，玻璃窗，上指示壁間西洋畫。」殆即南氏所作者。原書又記四月十八日帝又對士奇言：西洋人寫像得顧虎頭神妙。固云有二貴嬪像，寫得逼真，爾年老久在供奉，看亦無妨。先出一幅，云：此漢人也；次出一幅，云：此滿人也。」十九日，賜士奇西洋畫

五幅。

康熙時，宮中尙有一非耶穌會之教士，亦以畫名，即華教宗格勒孟十一世 *Clément XI*，命為鐸羅 *C. T. M. de Tourna*。實送樞機主教禮冠之馬國賢 *P. Moir* *Roda*。康熙五十年（一七一〇）入京，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返義大利。（*Planche* *du Guide ou Touriste aux monuments religieux de Pékin*）

康熙時，中國人以西洋人畫著者應推焦秉貞，所作耕織圖，尤為後人豔稱。圖中頗多義大利習見之物，知其必受義教士利類思馬國賢之影響也。蓋秉貞為欽天監五官正，故能與西士往還，而其入直內廷在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則郎世寧，艾啓蒙輩尙未至也。張庚畫徵錄（卷中）曰：「焦秉貞濟甯人，欽天監五官正，其位置之自遠而近，由大及小，不爽毫毛，蓋西洋法也。」

不爽毫毛，蓋西洋法也。

清初流傳民間之西洋畫，亦有不屬於宗教範圍內者，如：魏叔子集（魏禧）答曾君有書曰：「王生來，承賜泰西宮室圖，益奇妙。繡懸於庭中，日視之，當若欲入而居者。」

西洋宗教畫傳入中國後，雖不數年即有毅然華化者，但非宗教之圖案寫真，則多用西洋立體寫影之法，或參合中西，別樹一幟，如李之藻之著預宮禮樂疏，王徵之譯奇器圖說，南懷仁之著靈臺儀象志，曾鯨（波臣）之寫照，皆受西洋畫之影響。曾氏之學，傳之者有謝彬、郭章、徐易、沈韶、劉祥生、張琦、張遠、沈紀諸人；沈韶弟子徐瑤圃，造詣尤深。其純以西洋法寫真者，則有長蘆鹽院莽鶴立及弟子金玠暨丁瑜及父允泰。（向達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東方雜誌第二十

七卷第二號

吳漁山（歷）以一代畫家而投身為教徒，晚年更修道為教士，而宗教畫之傳世者，僅聖家避難圖，舊藏常熟某教友家（李問漁致成提三手書），今且不知存否。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漁山語趙命曰：「作天學詩最難，比不得他詩。」乃出東樓詩及題鳳阿山房圖詩，並諸名公贈言，與趙命諷覽。後又贈以山園祈禱圖。陳垣曰：「趙命知詩能畫，蓋有志樹立天教文學及天教美術者。」（吳漁山先生年譜及墨井集口錄）山園祈禱圖者，象耶穌受難前夕在日色瑪尼園之行禱告也。此圖是否為西洋物，抑係漁山自作，不可考。

傳漁山畫者有陸道淮上游，道淮曾編刻其師之墨井詩鈔、三巴集及畫跋，又曾刊吳漁山集（蔣光照東湖叢記二）漁山之

外，並嘗師事王石谷，或云：惟道淮可以繼吳王。（張書章題陸道淮臨宋元名畫縮本）

漁山雖司鐸，然相識之西士不多，自受鐸職於中國主教手後，與西士益少往還；且國畫之植基既深，欲易其所嗜，亦非易事。嘗曰：「我之畫取形似，不務寫曰，謂之神逸；彼全以陰陽向背形似寫曰上用功夫。」又曰：「畫不以宋元為基，則如弈棋無子，空秤何憑下手？」（墨井集卷四題跋）且漁山離曾一度寄寓澳門，而為時甚短。漁山到澳之初，於西洋禮俗之與中國相背者，亦頗露其驚異之心。（見同上）故漁山之畫，終未受西方之影響。漁山入教後，即未多作畫。三餘集有詩與沈子洽論元人畫曰：「晚遊於天學，閣筆真如帶。」又畫價原註云：「九上張仲於二十年間，以高麗紙素屬余畫，予竟茫然

不知所有。蓋學道以來，筆墨諸廢，兼老病交侵，記司日鈍矣。」

明末清初，教會中人之能繪事，可考而待者，尙有：修士游文輝字含樸，澳門人，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入耶穌會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卒於杭州。（*China's Christianity*, P. 102）

。修士石宏基字原齋，亦澳門人，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入耶穌會，順治間卒，嘗流寓浙贛二省。（*China's Christianity*, P. 103）

。修士倪雅谷字一誠，生於日本，習畫長崎耶穌會畫院，金尼閣 *P. N. H. Ignatius* 稱其畫藝頗工；會長范禮安 *P. A. Valignano* 派回祖國；與石宏基同年入會

，頗為龍華民所推重，事蹟不詳，曾至北京。（*Id. P. 125*）修士費某 *Fr. Christoph Foy*，義大利人，畫家也，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至京，四十四年（一六〇五）出耶穌會。（*Id. P. 175*）

雍正以後，教禁雖嚴，帝王廷臣對西洋科學之興趣亦不似曩昔之熱烈，獨對藝術之嗜好，初不因傳授者為西教士而廢也。

雍、乾、嘉、道四朝，教士在中國之精於繪事者有：郎世甯，艾啓蒙，王致誠，潘廷璋，安德義（漢名不詳），賀清泰。

郎世甯，義大利人，耶穌會修士。故宮博物院舊藏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嘉祿來朝日記作郎石甯，前倫敦中國藝術展覽會陳列氏之名畫一幅，（三〇五六號）原為美人 *Sir Percival David* 所藏，亦同

。又作士甯。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八月來中國，十一月進京，時教士之奉職內廷者，畫居海甸如意館，晚則退居教堂

。世甯時廣東堂。康熙朝氏已入宮與否不可考，氏在我國所作第一幅畫「聚瑞圖」

固雍正元年物也。世傳郎氏畫皆絹本，以中國畫具作西洋法，油畫殆不可見，或云香妃像即氏所作，不確。其他作品多為花卉禽鳥馬鹿之類，亦有人物圖，而馬尤佳妙；亦有與唐岱、沈、張廷彥合作者，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氏年六十九，帝為賀壽。又為南堂作壁畫四，一曰君士坦丁大帝凱旋圖，二曰大帝賴十字架得勝，存南北二壁，東西二壁則為第三第四圖，姚元之竹葉亭雜記會誌其事：「都中天主堂有四，一曰西堂，久毀於火；其在蠶池日者曰北堂；在東堂子胡同者曰東堂；在宣武門內京城根者曰南堂。南堂內有郎士寧線法畫二張，張子應事東西兩壁，高大一如其壁。立西壁下，閉一目以觀東壁，則西房如敞，珠簾盡捲，南窗半啓，日光在地；牙籤玉軸，森然滿架。有多寶閣焉古玩紛陳，陸離高下。北偏設高几，几

上有瓶，插孔雀羽於中，燦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氤氳几影，不爽毫髮。壁上所張字幅篆隸，一一陳列。穿房而東，有大院落，北首長廊連續，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潤。又東則隱然有屋焉，屏門猶未啓也。低首視曲房外，二犬方戲於地矣。再立東壁下以觀西壁，又見外堂三間，堂之南窗，曰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迷離。堂柱上懸大鏡三；其堂北牆，樹以榻扇，東西兩案，案鋪紅錦，一設自鳴鐘，一置儀器；案之間設兩椅，柱上有燈盤四，銀燭矗其上，仰視承塵，雕木作莊，中凸如蕊，下垂若倒置狀。俯視其地，光明如鏡，方磚一一可數；磚中之路，白色一條，則整以白石者。由堂而內，寢室兩重，門戶簾櫳，容然深靜；室內几案，遙而望之，飭如也，可以入矣，即之，則前絲壁也。線法畫之，而其精乃如此，惜古

人未之見也，特記之。』乾隆十八年徐岷撰遜齋偶筆卷下亦述天主堂壁畫，曰：「上層俱繪人物，或三五歲稚子，神態俱活，皆有肉翅能飛。」又曰：「盈尺孩童，圓活渾然，洵稱絕筆。」郎氏原作有載於胡敬石渠寶笈者，舊藏學詩堂、延春閣、甯壽宮、靜寄山莊、御書房、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等處，其為國內私家所得或流往日本歐洲者亦多。（以上節石田幹之助著郎世甯傳考略，載日本帝國美術院附屬美術研究所專刊美術研究昭和七年第十號）世甯並有戰事圖，詳後，又曾參與圓明園建築工程，詳建築。

郎氏為艾啓蒙之師，（Pisier, P. 837）時加指導；親王致誠則為友，亦多所鼓勵；（見石田幹之助著傳略）並為蔣友仁進薦於乾隆帝，督造噴水池。（Pisier, P. 814）郎氏關係清代中葉西洋美術

在我國之流傳，非淺鮮也。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南堂新成，世甯為作壁畫，滿漢人見者，無不嘖嘖稱奇。（Pisier, P. 608）蓋即姚元之所記者。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世甯卒於京，奉旨賞給侍郎銜，並賜銀三百兩治喪。

艾啓蒙字醒菴，波希米人，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入耶穌會，十年（一七四五）來華，以精於繪事，奉旨進京，特派在如意館効力，甚合上意，特授奉宸苑卿，三品銜。（正教奉褒一三五頁）就業於郎世甯，劉松齡且譽其造詣在郎氏之上，十五年（一七五〇）晉司鐸。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某日帝見其手顫動不已，向所未見，曰：卿手戰慄矣。氏對曰：無妨也，臣尚能作畫也。曰：卿年幾何？曰：七十矣。曰：何不早言？卿不知郎世甯七十時，

朕嘗爲祝壽，朕亦將爲汝賀也。是年九月十八日舉行慶典，南堂堂主高慎思司鐸請各堂教士參加。二十一日安國甯司鐸陪至海甸，帝賜佳綢六匹，朝服一領，瑪瑙一串，御題匾一方，曰海國耆齡，及其他各色物品。御賜賀禮，以八人肩行，前導十字架，樂隊二十四人隨之，滿官四人乘馬隨行，遍遊金城，沿途觀者如堵。石渠寶笈著錄其畫凡九，又香山九老圖，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一）作，見吳長元宸垣識略。氏亦善馬，北京古物陳列所舊存其八。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卒，清廷賜帑銀二百兩爲殯葬之資。（Plocher, Le Chénier... P. 178）

王致誠，國朝院畫錄卷下，稱其工畫馬，石渠寶笈著錄十駿圖一冊。致誠之來華，或云乃北堂法國耶穌會士所招致，以南堂葡萄牙會士擁有郎世甯等數人，而欲

競爭也。（石田幹之助著郎世甯傳考略）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一月五日馮秉正端友 P. de Maille 有函致歐洲，即請遣致誠來華也。（Pfister, P. 605）致誠法人，華名又作巴德尼，德尼蓋其領洗名也。父亦畫家。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入耶穌會，爲勳佐修士；抵京後，即以三王來朝耶穌圖呈乾隆帝御覽，帝大加贊賞。致誠精油漆而不爲帝喜，嘗諭工部曰：「水彩畫意趣深長，處處皆宜，王致誠雖工油繪，惜水彩未愜朕意；苟習其法，定能拔萃超羣也。願卽學之。至寫真傳影，則可用油畫，朕備知之。」然致誠除作肖像及歷史畫外，他非所長，迫于帝命，不得不作山水翎毛樓閣之類，其苦可知。（Pfister, P. 787-793; Soame Jenyns, A Background to Chinese Painting, P. 20）乾隆三年（一七三八）九月郎世甯奏疏

作王之臣，原疏列入審鑒錄。（見巴黎國
家圖書館 *Caurant* 氏目錄 337）

潘廷璋，義大利人，乾隆三十六年（

一七七一一）抵中國，二年後入京，耶穌會

勳佐修士也。在歐洲時即負盛名。蔣友仁

P. Benoit 為薦於帝，畫藝亦高。友仁

嘗稱其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所作達

尼厄爾先知拜神圖，其精妙不在其同里郎

世甯之下也。四十一年（一七七六）為葡

萄牙教士即將竣工之東堂繪一聖母無原罪

像，高十一尺，闊八尺。嘉慶十七年（一

八一二）前卒，雜年不詳。

安德義，乾隆平西番圖四大作者之一

，奧斯定會司鐸也。籍羅馬，不甚諳中文

，畫亦較劣。曾受任北京主教，但未祝聖

，亦未得教皇委任公文，為法國及葡國耶

穌會士所非難，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

）祝聖於傳信部駐京辦事處小堂，次年卒

於北京。亦中國西洋畫史一奇人也。（*P.*

fister, *PP.* 638, 627-939, 940, 950,

957）

Cherardini 華姓 *N'ien*。（嚴？）（

Pfister, *P.* 813）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

九）來中國。（*S. Jenyus*, *A Backgro*

und to Chinese Painting, *P.* 6）或誤

其為蔣友仁。嘗于圓明園繪西洋畫。（*伯*

希和乾隆得勝圖考 *Young Pao*, 1920-19

22, *PP.* 183-274）

賀清泰，或云 *Poisson* 即其西名，或

云是二人。精漢滿文；乾隆三十五年（二

七七〇）來中國，次年晉司鐸，為耶穌會

士，以繪事供職清廷。賀雖法人，而長於

義大利。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七）七月十

六日上諭，清泰與古德明（*Christina* 遣使

會會長）因年老得免歸國。（*Pfister*, *P.* 9

9；東華續錄三十二卷頁一）嘉慶十九年

(一八一四)卒。

乾隆戰功圖考

乾隆時有在華西教士。集體創作規模宏大之畫，是為戰功圖，其地不一，其人亦不一，洵巨構也。

先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七月，格爾穆克部酋降，帝在熱河引見，命王致誠作圖，以應繪之人數頗多，而帝命又甚急，從事五十日，即因病返京，病愈，乃與艾啓蒙、郎世甯同往繼續。明年帝命世甯作阿玉錫持矛蕩寇圖；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又命繪瑪瑞秋陣圖。三十年（一七六五）帝命在京教士之工繪藝者，共作準噶爾回部平定圖，世甯、致誠、啓蒙、德義乃各作一圖以奉。是年陰曆五月十六日，帝諭令繪圖十六幅，除上述四圖外，餘十二圖，應分三次進呈，每次四幅，每幅以銅版印百張。今尚存上諭之拉丁文及義

文譯文各一葉。帝命廣東總督寄畫至歐洲，以期製成精美銅版；總督初擬寄至英國，時耶穌會駐華會長 P. J. Louis Le Febvre 寓廣州，力言法國藝術冠絕歐洲，乃由法國印度公司及廣東十三行承辦其事，所訂契約，今猶存巴黎國家圖書館也。圖至法，王家書院院長候爵馬利尼命巴黎名家郭精氏主其事，其從事鐫刻者為潑來復斯（作第一及第十圖）；勒巴斯（作第二、三、四、七、十六圖）；亞利曼（作第五及第十一圖）；舒法爾（作第六及第十三圖）；聖奧平（作第八及第九圖）；洛南（作第十二圖）；馬斯該利愛（作第十四圖）；地奧奴斯一內（作第十五圖）；皆一時之選，一七七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工成，以所印百幅及原版寄中國，歐洲方面，僅法國王家獲留若干幅，至今亦已稀絕。後蔣友仁又在北北京重印二百幅。

一七八五年（乾隆四十年）海耳曼復為重裝，視前者較小。今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有全集，則伯爵洛先修自北平購得轉贈當時之江南教區者。十六圖之名曰：平定伊犁受降，格登鄂拉斫營，鄂壘札拉圖之戰，和落察斯之捷，庫爾安之戰，烏什酋長獻城降，黑水圍解，呼裕滿天捷，通古魯斯克之戰，霍斯庫魯克之戰，阿爾楚爾之戰，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拔達山汗納款，平定回部獻俘，效勞回部成功諸將，凱宴成功諸將。（伯希和著乾隆得勝圖考 H. J. Bang, Paris, 1920—1922, pp. 183—174. 高適著中國通史 Henri Cordier: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T. III, pp. 349—350.)

雍乾二十朝，西教士以畫為帝所寵，廷臣及民間自多仿效。紅樓夢四十一回記劉老老所見怡紅院門首之大幅西洋女

童畫，為讀者所熟知，茲從略。（詳見拙作紅樓夢新考）冷枚與陳枚各以繪耕識圖見稱，亦參用西法。（中村久回郎著耕織圖所見宋代之風俗與西洋畫之影響，史學雜誌第二三編第十一號十七頁至三十九頁）民間則張恕、曹重、崔鐸之作，亦富西洋色彩，（向達著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一號）然西教士既時受帝王之限制，不得不參用中法，違其所好，卒不能發展其固有之長；國人亦以其「雖工亦匠，不入畫品」，（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西洋畫條）終為「好古者所不取。」（張浦山畫徵錄卷中焦乘貞等人傳）下民則更有謂「西洋人挖人眼目……取人眼光，以備畫畫燒玻璃瓶等用。」（淮運真詮，四卷續）此乾隆間語也，自此而降，西洋畫乃漸為人所吐棄，直至遜清末葉，始有人復起而倡導，當另為文論之。

「法內地軍的生長及其成功」

沈頌芳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國內地軍解放了巴黎，這是法蘭西的重光，這是地下活動的成果，這也是世界歷史的一件大事。

四年多來，法國在納粹鐵蹄下，我們聽到無數恐怖的新聞，也讀到許多可泣可歌的故事，法蘭西人一時被誤導，被奴役，但最後還是挺起身來，保衛獨立，保衛自由。在四年悠長的歲月中，法蘭西人民的熱血時時在沸騰着，馬賽曲激動了他們的心靈，地下戰火在燃燒，在蔓延。他們流了多少血與淚，匯成解放的浪潮，內地軍四年多來，從沒有一天停止了奮鬥。

法內地軍初成立於薩伏亞省。隣近日內瓦湖畔，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德方估計

有二十三萬人。

法國內地軍中馬基力量最為雄厚，他在初期，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三年三月歸附人數極少，因為那時抵抗份子，彼此仆，自生自滅，尤其是工人們被強迫送往德國，馬基份子的組成，大部分是從集中營私逃出來的，應召入伍四〇、四一，四二年級的青年成羣拒絕強迫勞工服役。這許多青年包括社會階層的子弟，各種職業的人，農夫、工人、職業階級，大中學

生，和教員，紛紛來考馬基，大家有共同殺敵目標，人數愈來愈多，立刻發生重大問題，因一個馬基份子的參加，一是住所，二是武器，三是食糧。這種無報酬的苦役，外來的接濟幾等於零，所以馬基完全

仗恃當地人民的援助，從未作任何偷竊或強佔的行爲。如其缺乏東西，「馬基從遠的距離，凡遇有供應德方者，不論任何物品均攔截過來。

各人負有救國任務，枵腹從公，不辭辛苦，有時糧食斷絕來源，餓上幾天，若無其事，其次武器問題，馬基份子武裝甚劣，有的部隊五六人合用一枝步槍。最後住的問題，新來份子八人至十人宿於農家羊棚畜獸同居，人數愈來愈多，則另覓集合地點搭小板房，蓋以木柴，掩蔽妥善，不使外人發覺。

從一九四〇年九月起法國內地普遍的展開初期的抗敵運動，經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期間，各抗敵單位都是自由活動。彼此之間既沒有連繫也沒有共同的行動。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抗敵團體才有具體的組織，那時就有三個基本的團體：

一、抗敵軍人團(O.R.A.)，包括休戰後來自各方的軍官和兵士。二、抗敵運動聯合會(M.V.R.)，由「戰鬥」(Combat)「解放」(Libération)、「抗敵份子」(Ceux de la resistance)「北部解放」(Liberationnord)等團體組成，另有「游擊隊」(F.T.P.)受共產黨領導。同時，各大政黨，和社會黨，急進黨，中間派和右派各黨也都開始秘密活動。一九四三年的夏天，這些政黨都來參加抗敵運動，全國抗敵會議就在那時宣告成立。組成的份子每一主要抗敵團體單位派代表三人，勞工總聯合會派代表二人，基督教勞工聯合會派代表二人，中間派和左派政黨各派一人。全體會議代表共四十人。但在納粹鐵蹄下，許多人時常集在一處，開會是極困難的，也是很冒險的，所以大會閉幕後，它的工作由民政和軍事二個執行委

員會負責來處理。政委員會有五位委員，軍事委員會或聯行動委員會有四位委員。這二個委員會，聯合組成抗敵團體的總領導機關。

每一地區設立一個中心領導機關，織成全國抗敵網，但為安全計，各組織仍保持獨立性而秘密工作，每個人只認識他的上級和下屬。各地方領導機關取得獨立地位，便宜措施，來應付當地的情勢。

本年六月六日以前，軍事委員會和一位參謀長負責指揮內地軍的行動，盟軍登陸以後，柯甯將軍和高琪將軍任總副司令職務，下分四部：人事、供應、聯絡、行動。尤其是聯絡工作做得最好。

抗敵總領導機關各部份的工作，宣傳為最重要工作之一。每個月它發行報紙一百五十萬張，由「散務隊」負責分送，這些隊員由婦女担任，可是一般人從未曾提

到她們的功績。她們每天把秘密報紙丟入各家的信箱和許多應征的新兵，即法奸賴伐爾每天也收到秘密報紙。

還有一個勞工行動服務團，它擔負了怠工和破壞的工作，在支隊中，特別是鐵路職工最為出力，他們實踐了非常有效驗的破壞，他們的忠勇和殉難，即納粹對他們也表示無限敬意。德軍時常駐有重兵保護鐵道路軌，並且派出大批間諜跟蹤法國鐵路人員。但火車仍舊不斷的出車。同時還有一個社會服務團，幫助遭難的家庭，如其家長失蹤或投奔馬基，他留下來的妻小無法生活，社會服務團就負責接濟他們的生活，發揮了互助的精神。

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後，納粹的運輸，軍火工業均遭受嚴重的破壞，牽制了德軍約近十師左右的兵力，凡鐵道、公路、運河、通訊機關、工廠機件、開始有計劃的

破壞；自德國、比利時、及義大利來往法國的主要鐵路線都被局部或全部遮斷。它的勢力越來越大，迫得希特勒抽調坦克，大炮，與傘兵，到法國西南來鎮壓，情勢嚴重，所予德國後方的威脅可見一斑。

巴黎解放後，曾一度傳出消息，謂戴高樂將軍領導的海外戰鬥團體「民族解放委員會」與法國內地軍的抗敵團體意見不洽。但事實告訴我們。法國臨時政府已改組，新閣中容納八位閣員是抗敵團體的領

導人物，性質上是戴高樂將軍領導下一個聯合政府。最近柯甯將軍也曾宣佈，武裝的內地軍總數共達五十萬人以上，合併於正規軍。軍官仍保持原有的階級。這個問題可以說已經完全圓滿地解決了。國際間看法國內部團結無間，十月廿三日中美英蘇同時宣佈承認臨時政府，戴高樂在國際間的聲望日隆，法蘭西第四共和已經完全的誕生了。它是法國海外戰鬥運動和內地抗敵團體合作的結晶品。

從德黑蘭到莫斯科

蘇聯通訊

× 諸兄：

別來匆匆，又是三月，想你們在重慶切生活，都很如意吧！

我到了加爾各答，曾給你們寄上一信，不知收到了沒有？抵莫斯科以來，人事忽忽，尚無暇為兄等作詳細之報導；惟沿途所見，頗為觀感，擇要寄奉，想必諸兄所樂聞。

弟於八月十六日抵德黑蘭，承駐伊朗公使館派員招待，寄宿於李耳大旅館 *Reza Hotel*，這里所謂大旅館，並不如我們平常想像之大，僅一所四層樓的立體房子，總共住房不到二十間，可是房間真不算便

宜，每日食和住連在一起，約需二百五十幾盧那，方夠應付。每美金在這里是兌三十二個盧那多一點，所以每天食住就需七元多美金。車費零用，尚不計算在內。

十八日休息一天，曾借駐伊使館隨員呂君同到街上走走，買了些水菓到旅館來吃，因為在這里的葡萄十分便宜，半元美金，便可買到一公斤，不論青的黑的，莫不遍嘗一過。德黑蘭的街道還算寬闊，市場亦算熱鬧，只是在這里我們的盟軍的隊伍特別多，在大街上，在小巷裏，到處都可看見美國兵、英國兵和蘇聯兵。尤其是在晚上，各酒吧間的門口，莫不站滿着人

，站滿着兵。伊朗的軍官穿着亦滿漂亮，都是一律黃制服，黃馬褲和黃皮靴，手執馬鞭，招搖過市。路上走着的市民，自然是窮的亦不少，可是開店子的老板和伙計們，亦均穿着西裝，說着英國話、法國話或俄國話。據說在這里生長的人，普通的都會說上一二種的外國語言，就是馬路旁的擦皮鞋的小孩子，亦莫不開口 Yes or no 聽起來真有點莫明其妙。

在這城裏最大的房子，要算是英國和蘇聯兩國駐伊朗的大使館館舍。英國大使館的館舍正朝大街，週圍築着高約二丈的圍牆，門口站着二個印度兵和一個英國兵，館內官舍矗立，大樹如林，有池塘，亦有馬路，真不愧是大英帝國在外的權威的象徵。蘇聯大使館在它後面，亦是一樣的大。可惜我們的公使館在李耳旅館東邊的巷子裏，僅有樓房一小座，門口馬路崎嶇

不平，初形之下，未免寂寞。

我在這城里走了一週，買了一個掛錶，花去美金五十五元；買了一個手錶，花去美金七十五元。這裏旁的都比印度境內貴，唯有錶子到處皆是，什麼牌子都有，價錢亦皆比較便宜。而且因為伊蘭沒什麼外匯統制，兌換店子裏面，什麼外幣都有，有的店子還把各種外國票子，貼在玻璃窗子上，以廣招徠。大約在這里，美金一百元大票的價錢最高，每百元約兌三千九百盧那，十元的價較少，每張約兌三百五十五盧那左右。俄幣在這里亦有買賣，但是只有賣出，不要買進。聽說一元美金，在這里可私兌七十盧布，比之莫斯科的官價，一美金只兌五盧布三十戈比，真有床上床下之別。不過我們旅行的人，如果帶着外國錢，只要在這樣的店子出進幾次，包管一元錢不夠半天，就只剩下幾毛了。

這里有沒有女人，我自己可不知道。可是聽久住此地的人說，德黑蘭的私娼亦不少，只是須要熟人帶路才可找到，每夜交易，大約需要美金二十五元。我親眼所看見的，只要太陽下山就有人在街上尋找女人。可見女人無論黑白，到處都有人愛。

德黑蘭的街道，比印度的喀拉蚩、孟買和加爾加答，都要清潔多多。大街道的兩旁，開着溝子，清水終日不斷，市民用之洗手洗脚洗馬路，方便十分。不過有幾個跳舞場和酒吧間，門口掛着牌子，說是一「只准官員入內」，可見官員之在伊朗，其特權亦頗可觀。

我到這里好多天，什麼都覺得不錯，只是有一件最不適宜的，就是在重慶我們悶着天天下雨；可是德黑蘭却是天天悶着出太陽，好幾個月的晴天。因為雨下少，

所以樹木的顏色亦不如印度的青蒼，只覺得滿眼死氣，興趣索然。我因朋友的招待，在八月廿日那天會到德黑蘭北郊的伊皇避暑地一遊，路上經過山谷多處，只見得黃沙滿目，荒不勝收。山尖只有沙，沒有石頭；山脚也只有沙，沒有草。一路所見，驢子最小亦最多，駱駝亦有，可是並不如圖畫裏的那樣美麗，都是瘦弱得怕人。從前聽人說，波斯的地氈最漂亮，這一次到了伊皇的避暑地一看，真是名不虛傳。大的地氈差不多有五、六方丈，都是紅色，織着各種各樣的花。在避暑地的大旅館裏，就是鋪滿着這樣的大地氈。一樓、二樓、三樓，一共鋪着二、三十張，我們去的那一天，是一個休息日，有錢的少爺們都乘汽車到那裏去玩，伊朗皇帝的弟弟，那天亦在那裏，是一個長得頗為漂亮的小孩子，手裏還拿着獵槍，在那僅有幾棵樹

木的獵地上，向老鴉學射擊。

在德黑蘭住了七天，我的感覺是：伊朗的老百姓，性情十分和平，不比印度人還有一點兒野氣。有錢的人才會享福：上台拚命割，下台拚命樂。少爺小開們莫不滿面笑容，帶着女人，說着漂亮的法國話。這比着一般印度人的憤憤然高談戰後的是非，不論心情和態度，都有兩樣之感。伊朗人聽說十分崇拜我們中華民國的文化和作風，我想在這樣的戰時景色之下，而有這樣的飄飄然的風度，恐怕只有今日的古波斯人和我們吧！

我於八月廿三日離開德黑蘭，經巴庫沒有下機，當晚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算是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了！

你們或者要問：莫斯科現在有沒有戰時景色？我可以告訴你們：莫斯科是沒有

戰時景色的。如果你們還要問：莫斯科的戰時景色怎樣？這我只能告訴你們一個輪廓，一大個概；因為如果詳細的說，恐怕十頁信紙亦寫不了。

莫斯科沒有警報，沒有受轟炸的景象，沒有如我們重慶一樣的捫人，幾百上看起來，好像很平靜，很安祥；可是骨子裏却是十分嚴整，十分有次序，十分緊張。正如克林姆宮的大房子一樣，面着紅場，昂昂然有一種令人肅畏之感。

我到了莫斯科，下飛機後即時搬到國家大旅館 National Hotel 居住，房間在第三層樓的後面，不很大，但是很乾淨。這個旅館比在德黑蘭的大得多，每層樓都有一個女管事，在樓梯口的大棹子後面坐着，好像是在寫些什麼，亦好像是在替人家看面相。一面注意上下的人，一面寫着自己的字。

我因買車票和領取通行證的關係，幾次跑到克魯泡特金胡同去找中國駐蘇大使館。自然，我們駐蘇聯大使館的館舍並不算很高大，可是比較起來，尚不比英美的差怎樣多。青色磁磚的房子，雖不十分高，却似乎有點巍巍然之感。

因為要往大使館，所以時要坐地下車。莫斯科的地下車，據說在世界中，算是最偉大而且最費匠心的建築之一。車站有九個，個個不一樣。有的是一律青磚的，有的却是一律黃磚的。建築的圖案也各各出自匠心，沒有一筆相同。我因為路不熟，幾次從高爾基大街跑進去，經過了列寧圖書館站之後，就不認得路了。好在各站的樓梯旁邊，都掛着一塊木牌，標明上下各站的名字，按着指着的地方走去，總不至於迷途。

在莫斯科最足表示戰時景色的，莫過於

於女兵多，食物少，和晚上的燈火管制。我到過印度和伊朗，雖然亦看見幾羣女兵，可是從沒有看過像蘇聯首都的女兵那樣多。她們一隊過一隊地在街上走，都是面孔紅紅，胸脯筆挺。女的軍官和女的警察也不少。至於一切的店子，站櫃台的可以說一律都是女人。這樣女人，在散值下班的時候，自然是大聲的笑，大步的走，大口的沿路吃東西；可是在站崗、排隊和執行職務的時候，莫不板着面孔，大有「公事公辦」的架子。我曾在地下火車入口處，親眼看一個脚走太快的軍官被收票的女警察擋住，而且那個軍官也只能推着滿面笑容向她道歉方得緩步走去。

女人在蘇聯，已經除了生理之外，真正和男人一樣，肩起戰時的職務了。

可是女人固然多，然而食物却是少。

初到莫斯科的人，首先最感到不慣的

，就是蘇聯的食物配給制度和分配的份量。普通蘇聯的人民分做三等，幹重活的每日領取麵包七百格蘭姆，其次的五百，再其次的僅有三百。如果真不幹活，則不給予麵包。這些且不談它，現在僅說我們這些外國人。

我們外國人之在蘇聯境內者，尤其是住在莫斯科城內者，可以分為二種六級。第一種第一級，是駐蘇大使和中央社記者，每人每天可領麵包一公斤，每月配給肉七公斤，菜二十公斤，糖三公斤，米五公斤，香煙三百支，酒六瓶，牛油二公斤以及若干菓子醬及魚子。第一種的第二級為使館參事以下的外交官，除麵包每天僅有七百格蘭姆及每月僅能領得米三公斤外，其它與大使相同。再以外第三級為使館的夫役，與一般蘇聯人民相差不遠，算是每天麵包七百格蘭姆；可是另外尚有若干香

烟、肥皂之類，為蘇聯普通人民所領不到的。此外的就是一般的華僑。這都是和蘇聯人民一樣，依工作的輕重而分別，就是每日可領麵包七百、五百及三百格蘭姆。

自然，除了麵包之外，我們的同胞尚可領到一些別的東西；可是大體而言，他們的生活是相當的儉約的。

我到了莫斯科既不是外交官，亦不是僑民，我僅僅是遊歷過境者，所以我住在旅館裏，沒有領過麵包，我的食物是旅館先給配定的。他們給我一本小簿子，上面有着一個月的食單，每天一頁，一頁四節，每節得吃一次。早午餐及晚餐，還有下午茶。憑單入食堂，站着伺候人的「同志」——對不起，在蘇聯只好稱「同志」，不好稱「先生」，查過而且收過了單，然後才配菜，然後才捧來，然後才進食，然後才算帳，最後才要小帳。吃一次飯。最

少要等半個鐘頭，吃完走開，這馬是一點鐘白費了。

我們住在旅館的人，不論來從東、西、南、北，種分黃、白、黑、紅，都是一樣。如果自己沒有另帶的罐頭食物，根本就請客，如果真的要請客不可，那就只好明天的票當做今天的用。到了月底如果票子沒有了，那就只好餓肚皮，或者花一次三十美金去買一斤肉，或者一斤麵包來對付。旅館的「官餐」沒有給人點菜的便利，它給什麼您就得吃什麼。好在每餐平均不夠二十盧布，總比市上便宜。不過有一點最重要的，而且其他各國所無的，就是我們住旅館的人，吃了飯必須把吃剩的麵包或少許的塊糖留下，把這點塊糖送

給收拾床鋪的「女同志」或捧菜的「男同志」，她們（或他們）就會對你表示好感，把床鋪收拾得更乾淨，而且一面工作一面笑嘻嘻地和你談天。爲的是：塊糖的市價比官價高一百二十五倍，每公斤七百五十盧布，平常的買不起。

莫斯科的戰時景色，大概在這一點就可看出來了。

寫了許多字，並沒有把要談的說盡。對不起，夜已深，人也倦，讓我下次再談吧。

九月一日

弟伯華於蘇京

再：下次我將給你們報導的是：戰時

莫斯科的秋天

戰時生產與英國婦女

英國通信

英國人口的數量，在同盟國中間，與中、美、蘇三個國家比較起來，顯得太

少了。爲了爭取戰爭的勝利，她不能不盡可能地把精壯的男子送到各地戰線上去和敵人廝殺，但是今日戰爭誰都知道不是單靠戰士們的英勇的表現就可以獲得勝利，如果沒有不斷補充的物力，那麼結局如何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所以後方的生產與前方的苦戰同樣不可忽視，英國的精壯人民既已開赴前線，後方的生產工作，自然祇有交付給不能服兵役的男子和女性了——尤其是女性。

大概地說來：在三千三百萬十六歲至六十四歲的人民中間，有二千二百七十五萬人在担任着前線和後防的任務，有一百萬以上的超過六十五歲的男女在爲生產效力，這還不算，就十八歲至四十歲的婦女說，已經投身於戰時工作者是百分之九十一強。

在英國，有一句俗諺，「男人工作，女人只會哭。」這樣的時代，實已爲戰火掩沒了。

有孩子的和家累太重的婦女，照說是可以免去各種工作的，可是她們却不願意被優待，仍然自願地，也可以說是自覺地

藍天淨

，走入了各種工作場合中去了。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實在的故事，可以證實英國婦女為國家服役的精神如何地值得欽佩：有一位男工上班遲了，他向領工解釋的理由是「我送孩子到他既老且病的外婆家給他外婆去照管，所以遲到了。」那領工詫異地問道：「爲什麼你的太太不照管孩子呢？」他答道：「她得在清晨六時上工啊。」領工又問：「爲什麼不讓孩子的祖母起早一點帶孩子呢？」他說：「他祖母不能照應孩子，因為她做夜工要在次晨七點才回家。」請想吧，英國婦女們的戰時工作是怎样緊張啊！

自然，英國婦女所從事的戰時工作，種類是很多的，我們撇開別的，祇說一說她們怎樣在爲軍需工業努力吧。

從事這種特殊生產工作，當然不是不經過訓練就可勝任愉快的，所以爲了婦女

們所設立的短期訓練的所謂「訓練中心」，就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從前馳聘於歌壇舞榭的女子，裁縫，女傭……都成了其中孜孜學習的學生了。

起初，那些工業界中人，是不相信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就可把他們訓練得成爲有用之才的，因爲照從前的慣例，訓練一個來自學校的少年成爲熟練的工人，總得五年時間。但是現在，這種偏見終於被事實推翻了。

戰前，在英國亦有過「訓練中心」的設立，其目的，是在幫助工人從漸形衰落的某些工業中有可能移到漸漸發達的某些工業中去。不過那時這些「訓練中心」幹得並不十分積極，所以並不能如何使學生們得到相當的造就，不過總還算留下了一些成績。就因爲過去有這一種辦法，在戰時需要人力迫切的狀況下，自然就有人想

到可以把這辦法大大利用一番了。這種辦法所規定的訓練時間，雖然與戰前同樣是十六星期，可是因為是把戰時大規模的生產工程分裂開來而行範圍狹窄之技術訓練的，因而非常適合需要。

這些「訓練中心」，設在各工業區里，靠近許多工廠，訓練所的建築幾乎完全和工廠一樣，內部設備情況也盡可能和工廠內部環境相似，依工作分組分類的情形也和實際生產的場合一般無二。受訓練者固然依其性質分習某一種技術，可是整個的生產關係和對某一部門功能的認識，仍然是要經過一番教導的。

全國的「訓練中心」規模大小不一，平均每所可容五百個學生，按工作部門分成若干班，每班有一位導師，每位導師所教導的人數平均是一百五十員。這些導師在沒有担負起這種使命來以前，也要經

過一番訓練，時間大致是三個星期。這些幹部，是從有著若干年工作經驗和熟練技術的工作者中挑選出來的，他們本祇知道自己怎樣做得好，不知怎樣用巧妙的方法把自己的知識傳給別人，訓練的主旨就在使他們能夠如此。教這些幹部的先生，都是有學問有經驗的教授或專家。

這些訓練地方，除了訓練絲毫沒有機械知識的工人而外，還設有特別班訓練有經驗者，使之得到深造的機會。有些五六十歲的老祖母們，她們曾經做過工，也來受訓，結果證明年齡並沒有限制她們學習的進步。

在訓練八星期或十二星期之後，她們要經過一次試驗，成績優異者會得到獎勵，而且在結業以後，可能選到航空工業中去做工。經過這個試驗，她們就可以知道將來工作的性質了，那些工作是被判定

並不要她們自謀。走到訓練中心來的婦女，真是形形色色，除上面曾提到過的那種種人外，最有趣的是還有一個地方的歌唱班整班十八位女子都加入受訓了。她們那些彈奏樂器的纖指一毫不見得不適合在機器上揮動。

也成了一個時期，當武器需要急切而工人成了渴求的對象時，這些「訓練中心」簡直書夜不停在施行訓練工作。它們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緊張狀況中度過，夜班的學員須在夜間十點鐘上課，一直學到天明時候才能回家。繼而因德機騷擾甚，二十四小時不斷的開班成爲不可能的事，尤其晚間空襲時受燈火管制的影響，不能不將夜班減去。後來見於一般工廠都有方法在空襲時照常工作，也學校恢復夜班，可是因爲效果不佳，仍然改少了班次，不過其結果，並不影響訓練的成就。

在這些訓練場所中，師生間的感情是

非常融洽的，導師們常常從結業的學員們那兒取到許多充滿熱情的信函，這些信函給予導師們的快樂實在無法形容。這些信函原先懷疑這種制度的工業國家，對於這種真實的表現，怎能不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呢？有一位最倔強最懷疑的工業家，不但改變了以前的見解，而且心甘願地接受了邀請他前往參觀的請求，在參觀之後，並且隨即預約了五位學員。有一位並且在他的工廠里辦了一個訓練中心，主持這訓練所的人，就是在一個訓練中心里聘請的一位成績優異的學員。

戰前什麼都不會幹的小姐，經過訓練之後，居然能設計了一種新型的變壓器而且已被採用了。

她們一批學員結業之後，許多信件就會從她們手里發出送到尚未走入這種場合里的婦女手里去，於是又一批新人又被歡迎進那些「中心」來了。英國的戰時生產的問題又一批批就解決了，而前方所需的一切也就不怕補充無術了。

威南特大使

劉尊棋譯

一個英國人的品評

(邱吉爾首相駐美代表國會秘書
詹金士撰)

雖然沒有人堅持說威南特是一個天才的演說家，堅持說他演說是怎樣能夠引人入勝和感動人，他平素談話的藝術和聽別人講話的能力，可實在是出於天賦，高人一等。我們知道：談話和聽話的藝術與能力，對於獻身於某某幾種事業的人，格外貴重。或者所有作大使的人，十之八九，全具有這種藝術和能力，並且在努力使用這種藝術和能力了。但威南特氏與普通不同。他的談話藝術和能力，乃是與有生以來，比他人由學習中獲致的又高一乘。

人們全知道威南特聽別人說話時多麼有耐心。但認識他的人知道他實在是一個最長於通常談話的人。

他的性格，真不容易描寫出來。勉強說幾句：他恍如珠玉含輝，給與和他接觸的人一種驚快之感；同時，他又是坦白無欺的，永遠不放棄以誠待人的原則。因此，從他口中說出的話，沒有一句不是真話，沒有一句不可相信。

我第一次和威南特見面，就得到這麼一個印象。後來我和他又聚首了許多次；每一次都加強了我這種印象，使之益為深刻，而證實其正確。

當德國飛機向英國瘋狂肆虐，逐日把幾百噸的炸彈向倫敦投擲——不管是大羣小數的平民，亦不管英國社會中那一階層的人民，只是一味濫炸的期間，我恰巧和他同在倫敦。但那種充滿恐怖的空氣並不能使他的行動和態度有絲毫改變；他不太謙退，亦不侵犯別人；不羞怯，亦不傲慢；總是那麼鎮靜，自然，保持着他的本色——和藹文雅，而明敏多智；真不愧為美國人民的代表。凡與他接觸的人，全對他十分仰慕，全已不得自己能像他那麼涵養深湛。

友人某君有一次告訴我說，「我們最艱苦的時候，能有一位意志這麼剛毅，心地這麼溫和，而處事又這麼靈敏的朋友，和我們在一起——真何等幸運呵！」真的，我很難得很難得聽見人說出一句對威爾特不滿或反對的話。百分之九十九的英國

人民覺得：倘若我們能夠找到具有威爾特大使的品格才能的人，集合一堂，把國家大事交在他們手裏，則一切困難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他給予我一些永遠不會泯滅的印象，是在我伴同他出發視察南威爾士和孟茅士夏的那個短期間中。那一次與他一同出發的，還有邱吉爾首相的代表阿特里。他和阿特里兩人都是愛護別人甚於愛護自己。由於老年人和幼孩們最缺乏保護自己的能力，這兩位先生對於老年人和幼童們的福利，尤為關切。在那次行程中，我見到威爾特與年老的礦工們談話，與年老的鍊鋼工人們談話，與年富力強的工人們談話；又在威爾士某鎮上向鎮民大會演說，在礦區各鎮的鎮參議會中演說，向各礦山裏的居民們演說。我覺得：他那次對南威爾士和孟茅士夏兩地的巡禮是很大的成功——

雖然他自己未嘗有意去尋求成功。

讓我在這裏敘述一兩件小事：我記得有一次與威南特出去散步，路旁有兩個礦工站着凝視我們。我介紹他們與威南特認識，他們於是談起話來。他們的談話，是親切愉快的。他了解那兩個礦工的一切；那兩個礦工亦完全了解他。這事以後，我有很多次再遇見那兩個礦工。有一點令我很受感動，就是：他們沒有一次不問我「威南特大使好麼？」。威氏僅與他們談了幾分鐘；但這短短幾分鐘的談話，竟使他們成爲他的忠實朋友。

我們那次視察的路線，深入各礦區腹地，在礦區中，我們會和各類參議會的參議員們在議會廳見面。他們全用英國語致歡迎辭，表達歡迎之忱。不過，他們所操的英語裏面，仍帶着很顯著的威爾士語口音。但其中有一位參議員終於用威爾士土

語致辭，述及他們剛剛經過了一個不景氣時期，而到那時候還沒有恢復元氣。他引用了威爾士大詩人愛爾費德的兩句詩：

Nid carded i ddyn and gwaith,

Mac dyn yn rhy lawr i garded,

這兩句詩，譯了出來，意思是：

「不要賙濟，要給他們工作。」

偉大高尚的人，是不接受賙濟的。

威氏很明瞭這班人在過去不景氣的廿五年間受過多大的苦楚。他從他們的憂鬱面容上，從自己經過的那些灰色村落中，到處都能看見他們受過苦楚的證據。所以不必用甚麼長篇大論，他只消短短的幾句話，就足以令聽衆們明白他已洞悉他們的疾苦。

有一個村莊，剛在不多幾天之前，被德國飛機擲彈轟炸過；死了許多男人、女

天、小孩子，有許多礦工的住屋被燬；這時邀請威爾特前去觀察。當我們走近那個村莊時，許許多多整天辛勞完畢，剛從礦穴中回來的礦工們坐在住屋門前的階石上休憩。威爾士人的習慣；歡欣時高歌，哀痛時亦是高歌。全用歌唱來表露自己的心情。這一天，他們亦這樣作。他們唱了好幾首著名的聖歌。唱完一首，又唱另一首，然後再唱另外一首；良久不斷。在他們歌唱的時間，威爾特肅立脫帽，一部黑髮下垂，覆在他前額上。我記得，那些站在最前排的唱歌的人之中，有三個是誰家的主婦，她們雙袖捲起，高幾及肩，都張大了口，用悠揚美妙的聲喉唱着。她們的住屋，全在附近，剛受過敵機的轟炸；她們已用去很多時間和力氣，加以整理，以備週末休假團聚，她們是剛剛作完這種工作後趕來參加唱歌的。那是一個星期六

的下午。

他們唱完了最後一首聖詩。歌聲完全停止後，威爾特大使謹向他們道謝，他這樣作，為的是要指明。唱歌的人和演說的人（他自己），是處於同等地位的。然後，我們離開那些優秀的老百姓，離開那些滿目創痕的村莊；翻山涉水，到了孟茅士夏。

我記得那天晚上威爾特很安閒地和一位十九歲的牛津大學學生談話。他們兩個人都是那麼安詳沉靜。我聽見了談話中的幾小段——關於牛津大學，關於普林斯敦大學，關於美國，等等；無所不談，談無不盡。由於他們的態度和語氣上可以看出：那是他與一位同等人物間的對話。但受威爾特感化的人們，不僅限於青年人。他感化力的範圍，亦包括了任何年齡的男女。他與邦吉爾毫無二致，與他的職位是那麼和稱——宛如上天是特別爲了那個職位叫他誕生的一樣。（完）

沙坪壩的羈縻

叔曼

飛鳥般的人生，當他不會得到真正的歸宿前，沿途找若干處棲息，那不過是暫時的事。

回到陪都以後，中央大學方面反覆邀我任教。其時我進中央研究院纔兩月，生性不好枯坐辦公桌子的我，內心未嘗不懷念往日講學的自由，但繼來即求去自覺說不出口；後經朱教育長向朱代院長情商，改用借聘的方式。這樣我便從上清寺轉遷到沙坪壩。

那時正當十月之初，學校已開課一兩週，課程等等一切都擺布好了。我剛來住在法學院辦公室，面牆便是嘉陵江，晚來周遭草樹間盡是秋蟲聲。

暑假中我為答訪幾個友人，曾來壩上參觀一次。中大矮黑的校門，四散的校舍，上下不平的道路，辦公室的簡陋，教職員宿舍的湫隘，廚房廁所的骯髒，假期中各教室裏睡滿了學生，客人來時連開水的供應都缺乏。這所大學的貧窶相，

從種種角度上觸到我眼簾。

然而，就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我過了三十二學年度的生活。

從沙坪壩到磁器口一帶，稱為沙磁區，是一個陪都的學校區，實舍相望，弦歌相聞。中央大學的前面有重慶大學，旁邊有中央工業專科學校。沙坪壩與小龍坎之間有南開中學，南開經濟研究所與北平圖書館也設在裏面。靠近磁器口，有四川教育學院，此外還有好些中等學校。各大中學學生合起來總有一萬多人。為供應他們的需要，附近一帶青年館、學生公社與沙磁醫院等建設起來。

沙坪壩原來只有十幾家鋪子，自這些學校遷來後，市面即熱鬧起來。飯店茶肆與書鋪，十九都做學校的生意。這是一個從荒郊上長出來的大學市。

在壩上的幾個學校中，中大的校舍非但不如

重大與南開，且尚不比中工的好；不過因為規模大，學生多，沙磁區的學術演講多在中大舉行，這蓋往來多以中大為中心，因之在一般人心目中，中大是壘上的領袖學校。

中大之大是無待多大說明的；由下面兩點，即可知道。

它的地盤佔據得很廣：校本部在松林坡，是一個長滿柏樹的大土坵，周圍一帶稱柏樹林。畜牧場的前門開在沙坪壩鎮上。不到小龍坎，有替一年級生蓋的幾棟新校舍。一年級生則在嘉陵江上水三十里處的柏溪分校。附中一在壘上，一在青木關。醫學院更遠在成都。外人所見的東一塊牌子西一塊牌子，其纒只是中大的一部分。

學校的院系大體齊備，教育部所規定的大學八院已有其七，只少了一個商學院。從最實用的建築系航空系到講純理純美的哲學系藝術系，無不具備。教授之間有着各種各樣的人才，如肯多方虛心領教，定能吸收到各方面的專門智識。我到後不久往觀教務處公布的一張總課程表，意想

不到好些分別多年的朋友在這邊教課，後來一一都遇到了。

不過在這樣大的範圍裏，學校未經制度化，人事錯雜，行政沒有效率，一切都散漫而無頭緒。人間的關係也疏淡不密，不論同事之間，師生之間，與同學之間，都缺乏相互瞭解與聯繫。置身其中，像弄舟於一個大湖泊的中央，絲毫得不到左右逢源之樂。

在戰地避難內遷的大學，本多因陋就簡，中大也沒有例外。一棟一棟灰黑色的雜色泥灰房子，建造時只預備用兩三年，現在已撐持到六七年，很多已做成穹廬，不堪再受風雨之侵凌。在這些污舊破損的屋子之中，大禮堂是唯一的新型建築，內有蔣兼校長辦公室，還可以看出一點堂皇與光輝的氣息。

幾年前學校從南京遷來的時候，圖書儀器幾乎全無損失。但到後方以後，圖書善本反因管理不善而日見散佚，多少為慕中大書籍多而來的我，到後發覺此種情形，真是大失所望。

校中的住屋非常擁擠，學生宿舍中連床疊架，爲戰時各大學的通象，固不必說。教職員宿舍不敷分配，一部分教授沒有房子住，不得不自行在外想法。大部分的宿舍，教員與職員，單身人與有家眷者混雜不分，以致做研究工作時常受到無謂的擾亂。最壞的是學校向無家眷宿舍，教授們全家男女老幼擠在一間小房子裏，工作睡覺以至便溺都在一起，人多的到晚間還得攤開地鋪，聽天格外難受。當我從走廊中穿過這些宿舍，聽到小兒的啼聲，想到同事們生活的被煎逼，每覺黯然酸鼻。

在這樣貧窮的環境中，不幸還要時遭偷竊。我初時很奇怪，爲什麼駐守的憲兵竟不盡一點責任；後來纔知道，憲兵隊聲明他們的任務只在保護校長的安陸。教職團的組織大致是可以贊美的。但飯堂極度骯髒，櫃檯上垢堆積。幾百個教職員毫無分別的混在一起吃飯，端菜的廚子橫衝直撞，每飯終是感到奇異的不快。早晨吃稀飯的時候，常見到

一些碗碟狼藉的鄰桌上，有水溝裏出來的老鼠，從牆上爬到桌上偷食，見了人竟毫不畏忌。看到這種情形，我不禁停筷默歎：大學教授的尊嚴只是過去的事。

學生的膳團，爲了吃飯問題，更是常起糾紛。菜少人多，且有雜人混跡其間，故學生膳堂門口常見「嚴查游食」的字樣。飯食太差，影響到學生的身體與讀書。有一位很勤勉自重的研究生，在此已讀到第五年，有一次向我訴苦，連年因營養不足讀書效率一年不如一年，我對於他的情形真是不勝其同情。因之有時我也不願過分苛責他們。

在場上往來行走的員生，大部分穿的是布衣，有不少是衣衫襤褸拖藉敝屣，顯露出物質不足窮相。後來校方給每一男生發了一套灰制服，大家歡喜若狂，穿着到處走，有如一羣士兵一樣。在這師生交困的環境中，教授們所費心的是如何能維持一家的溫飽，設法兼差，寫文章以至放羊，擠羊乳來喂小孩。學生們費心的是如何能

不出錢而讀到畢業，食副食費，公費，獎學金，暑假短期工作來維持，但連這樣，學生們還不時標賣他們的衣服書籍。有些窮學生幾個月身無分文，也是平常的事。

除了受物質壓迫之外，精神上也不見開展。大多數學生感覺苦悶，抑鬱，不滿現狀，顧慮前途，面黃肌瘦愁眉蹙額地在路旁走。十幾年前大學學生趾高氣揚睥睨一切的神情，現在再也找不出來了。

這些學生入學時都是經挑選出來的，進來以後也有不少知道用功，南京時代動蕩的風氣還被部分地保持着。不過因為戰時書籍的缺乏，規定的功課太多，又缺少人提倡，自由研究的空氣稀薄。一般學生似乎缺乏自動思索的能力，大多數只注意教授的講義筆記。這樣子充其量不過能應付考試，要想有特殊的造詣，到底是不可能的。在抗戰初期，青年們的情緒異常高漲，但不久消沉下來了。社會與政治的不良風氣已侵淫到青年人心，起了一個腐蝕作用，使他們的理想

行為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平角。他們熟察現狀，知道要從讀書來發展心願，是迂緩而無望的；乃改用極端現實的方法，以圖僥倖成功。教授們苦口婆心的告誡，只當作是無用的嘮叨語；於是為師表者乃慨歎學風之日下。

這裏面確乎橫着社會國家未來的危機，值得每個有心人長思。

我們並不否認，還有好些有遠見的學生，抱定宗旨，不肯同流合污，熱望着社會的改良；不管他們的理想如何不具體，這顆心始終是純潔的。稍後當他們走出世面時，不知有幾個能把理想自己作為流砥柱的呢？

若以中大與國內其他大學比較，則論歷史不及西南聯大，論物質環境不及燕西壩諸大學，論活動能力不及復旦，論樸學尚不及武大浙大。然而處在陪都的所在地，有龐大的規模與院系，教授比較整齊，圖書儀器比較豐富，更重要的有全國的領袖兼任校長，這是中大所做視其他大學的地方。

由於有這種吸引力，考生從各方面來，每夏有近萬個中學畢業生擁到壩上來試。拜受此厚賜，中大得不斷地有優秀的新分子補充進來。

我們祇開讀，這一羣志學的青年，費了這麼大氣力考入這最高學府，他日終能不感失望嗎？我所教的三門功課，有一門須往柏溪分校。每星期五清早滑杆未來叫門，我匆匆盥洗完畢，即上轎就道，抬過重大江濱，入小徑落荒而走，望見歌樂山在前頭，為曉霧所蒙，現出空濛之相。在磁器口停下，吃了早點轉到嘉陵江邊，靠巖上上下下走去，到大竹林過渡到彼岸，再十里望見柏溪，分校即在一個小山坡上，是一個很清寂的環境。據住居分校的朱東潤教授告訴我，從那裏過溪上去十里，當春花盛開的時候，有一番風景。

分枝的物質環境益不如校本部。在那裏連上

三點鐘課，飯吃得不好，又沒有好好休息的地方

，上完課即下坡趕校船回來。每次船上載滿了人，坐着轉不過身子，幸而有同事們一路談笑，以

以稍解寂寞。

在船頭看嘉陵江綠漪的水，和兩岸的青山，心頭倒覺怡悅。江上的划子如穿梭般來往，發出陣一陣「吶吶啾啾」的呼聲，如聞伏爾加船夫曲一樣。快到磁器口的一般，灘淺水急，那裏不知沈沒了多少「祭江」的船，所以經過時船夫顯得很緊張的樣子。在船上約摸坐兩個鐘頭，春夏之交水勢漲時不消兩個鐘頭，到中渡口上一個高坡到住處。整晚的休息還不能恢復白天的疲勞。

我的住處靠近農場，這原是新建的衛生室，經我交涉纔改成新教職員宿舍的。卜居在這壩上的一角，可以略遠校內的喧譁。門前的視野很寬闊，附近的景物盡在眼裏。

農場中栽着各色佳種花木，樹苗密排成林，暖房中安放著整列的盆景。在不久以前，作為農業家的華萊士先生曾在此參觀一過。當春來的時候，園圃中滿眼是紫紫嫣嫣的鮮花，互相爭妍鬥艷，引得蜂蝶們忙個不休。不多幾時，青草池滿，聽到了閣閣的蛙聲。又不多時，荷池中長出了蓬

花，行人在黃柳樹下憩涼，望去彷彿是一個大涼篷。時序的推移，轉眼已春去夏至了。

平時我作息於斯，清早常給鳥雀的聲音催起。白天授罷了課，歸到這綠樹蔭中掩扉讀書，自有我的逸樂。晚間當電燈閉熄鄰居入夢的時候，我常在燭光下伸紙寫文章，至於午夜始罷。雖居陋室之內，胸中自有一番天地，摸著各種典籍，無非想從中找出一些真理來，作為圖治的張本。顧可慨，一兩年來，鬢間已見細絲，攬鏡自嘆，生怕一個蹉跎便給時光拋了下來。

「丈夫志，當景盛，恥疏聞，壯年何事慙慙？」

當我猛憶前人此詞時，真要深夜拔劍而起舞了。

每逢月光皎潔之夜，我常獨自出來往重大江濱漫步，實為壩上風景最佳處。穿過重大的大運動場，在林蔭深處微聞情侶們低語，時而聞到男女遙遙高歌唱和。從工學院的高樓轉過來，一條清秀的嘉陵江橫在眼前，月亮照在江面上發出耀

光，對江警溪的燈光與天上的繁星共閃爍。我在石欄畔踱來踱去，欣賞這良夜的青光。如果能找到一根釣竿，很想下寒潭垂釣，只恐惹起鷗鷺驚忌，也就興懶而還。踏着月色歸影而歸，孑然如孤鴻一影。在這燕雀雜噪的環境中，有誰省識得這真淨的肝腸呢？

在壩上一年最大的安慰，是與伯仲二兄的交好。仲是久別重逢的故知，七年前共讀英倫，曾一起在大英博物院浩瀚的文獻中搜求。伯相識纔半年，但神交已逾十載。我們在壩上曾合是料想不到的，但我們的厚相結納決非偶然。這完全是道義朋友，基於共同的意識，彼此間能開誠相與，遂成莫逆之交。他們各有專長的學問，堪為世用。更難得的，他們都有燭照時勢的睿智，兼具懇切求治熱忱，才調又恰與志望相稱。他們過去只會小試牛刀，現在還在藏器待時，不汲汲乎求進。讓我為時祝禱：以這般的卓才，恰逢祖國正待新的時會，終有一天會出來共荷匡國之重任！沙坪壩的環境不能使我久留，但臨行前所依戀不忍遽捨的便是這般良友。

桂林步行疏散記

一 別矣桂林

緊急疏散之後，繼以強迫疏散，限全城的市民於三日內完全疏散出去。第四日的上午，我們到了火車站。順便到街上走走，果然沒有老百姓了。家家戶戶關窗閉門，只有少數城防巡邏的兵士，在廣場上的馬路上逡巡着。這一座不夜之城，現在完全進入戰事狀態了。

我們的疏散列車停靠在南站月台。等火車頭來拖我們。這時，謠言特別多，大家忐忑着。大家注視着每一列從北站開過來的車，希望順便給我們這一列掛上帶走。但，這是無望的。每一列車都是拖着三十個左右的車箱，已經是蹣跚無行了，豈能再掛我們的。於是，我們的列車在南站停了五天，開不出去。

車沒有蓬，日裏在炎日的肆虐之下，大家汗流浹背，可是又不敢離開車，因為隨時有開車的

杜衡之

消息，車是不等人的。夜裏，大家橫七雜八地睡在器材箱上面，你擠我，我擠你。屁股與腦袋接觸，泥足與面孔相視，於是你罵我，我罵你，繼之以一陣全武行。此外，婦人的尖叫聲，小孩的號哭聲，也一夜不斷地在傳佈着。天亮，大家又忙着買開水，買稀飯，人人拿着一個漱口杯，在月台上搜索那些臨時食物攤子。起初，還可買到白米稀飯與油煎大餅，以及豬肉牛肉鷄汁等小菜。後來，存貨賣完，新貨不繼，月台上就只能買到糯米稀飯了。幸而有一些非正式軍人從某某招待所裏，取來幾大包白糖，賤價出售，這才解決了大家菜的問題，愛吃糖的我，尤其高興。

有一晚，我們少數人，因為打聽這晚開車絕無可能，就一同到車站附近的一個洋房裏去找優美的睡覺地方。我們走進一幢小巧的住宅，有現成的鋪，每人就佔有一個，呼呼大睡，這時才認識了睡眠的重要與床的價值。

負責運送責任的文股長與我們幾個所謂高級職員，爲了要火車頭，每一時每一刻都在包圍站長，懇求，理論，威脅，真是生且丑淨四種面孔都用盡了。終於在第五天的夜半，這列車勉強掛在另一列車的尾上，蠕蠕地開出站。

我們在車上遙望着四週圍的火綫，一支比一支旺，轟立冲天，洋洋大觀。這是堅壁清野的工作，已經三天未熄了。在火綫中還夾雜着爆裂的巨響，我們都明白這是在破壞飛機場。

桂林，這西南的軍鎮，經濟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這時穿上了武裝，以一副嚴肅威武的姿態，在迎候敵人，發揮其偉大的戰鬥力！

二 火車拋錨

火車的速度非常慢，幾乎比步行快不了多少，開了大半夜才到達十公里外的二塘站。這時桂林的來人帶來更多的謠言，大家看見車子這樣慢，開到了二塘，又告拋錨，不知何年何月才到柳州，於是有些人就下車步行前進。

聽說桂林某軍服倉庫，因駐守軍隊不多，就被許多強悍者搶劫一空。在二塘就看見他們擄着一捆一捆地，來在鐵路傍兜售。他們進貨既無需成本，所以賣價也非常低廉。一件棉軍衣賣一百元，一個土布被窩套賣二百元，一疋土白布賣八百元，一疋草綠細土布賣一千二百元。於是，大家都多少買一些，準備在柳州以高價變賣，真是逃難不忘做生意。

晚上，經過幾番周折，車才開動，開了十二公里，到達橫山站。可是，「橫山」是一個不吉利的名稱，好像有一座山橫擋在前面，車停在站上，一連數天都沒有開的消息。據站長說前面的車站有車擁塞着，不能通過，並且因爲有一兩次列車在前面出軌，路還未修復，若是勉強通過，危險萬分。

在這小車站上，拋錨的列車有三列之多，每列都是掛着三十幾個箱子，車上滿是人頭，車箱之下，車輪的中間，那些難民們，也用木板支起一家老小蜷伏其中。以一系列一千人計，三列車

就有三千人，使這站上迅速的繁榮起來了。

站上賣茶與稀飯的最多，生意也頂興隆。其次，賣大餅的，薄薄一片，賣三十元，大家仍然爭着付下定錢，後來者只好明日請早了。大塊紅燒肉是二十五元一片。嘴饞的人一旦氣可吃五六塊。最經濟的小菜是豆豉，兩塊錢一撮，可以配一頓飯。

最糟糕的是排泄問題。男女廁所是供不應求，門外面總有一大堆人在候缺。於是車站兩旁的田野，成了一個大茅坑，到處可以小便，也可以大便，男人如此，女人也如此。女人的羞恥心，這時也不知飛到何處去，和男人一樣，離站不數步，蹲下就溺。大家對此也習以為常，不以為奇。

在清早，在這大自然實行大小便的更多，從車上望兩旁的田野，遍處都是蹲着的人，有男有女，有紅有綠，而且彼此的距離都在三丈左右，構成網狀，活像電影上的圖案舞的鏡頭。

我們這列車的車頭，已是風燭殘年，甚不濟事，所以消耗煤水特多。這時，站上對於加煤加

水的工作已無人負責，司機胖子就找我們派人自行料理。加煤的次數較少，加水的次數却是一天一次，每次需裝滿二十噸水。每次都集合五六十人，用水桶從河裏汲水，一個一個傳遞到火車頭的頂上，這樣須繼續三小時以上，方才裝滿了那個龐大的水槽。先是，司機說裝滿水就可開車，大家都盼望車開動，所以號召一些年輕力壯的人來參加上水工作，倒還不難。後來，水是一次一次的上，車始終停着不開，大家失望了。於是相率躲避這個苦差事，甚至於發出抗議：「不開車就不給上水，鍋爐炸了，活該！」這可把司機急壞了，時時找我們設法，我們還不是跟大家一樣的心理！

天氣熱，人也燥，白天沒有地方乘涼，夜晚又無好好的睡處，再也耐不下去了。我與幾個親密的同伴開了一個準備步行的會議，大家都贊成走路，只要我出來領隊。因為，沿途時有一些不明不白的軍隊以檢查名義，故意留難，何況我們每個人都沒有差假證，如若遇着這種情形，就請

無辦法，所以他們要我擔任領隊，組成一個行軍團體，可以方便些。

三 開始步行

這天早上，在火車頭前面集合，一共是官兵三十餘人，其中還有四五位是女眷，我們幾乎每人都挑着一担行李或是一個沉重的包袱，就這樣地出發了。

我們一直順着鐵路前進，儘管太陽在逼晒着大家，大家都很興奮愉快地走着。大家數日來的焦急心情，至此一掃而光了。步行雖然慢，總比坐在不動的車上好得多了。我們現在多走一步，就是與目的地柳州接近一步，也與前途更遠一步。

不久，我們到了最近幾次翻車的地方，路軌兩旁還有破壞的車箱倒倚着，破壞的程度可說是僅僅剩下幾個車輪。遍地都是什物，尤以書籍為多，因為比較值錢的東西都已被人檢去，只有書是不值錢的，沒人要。還有一些從車上翻出來而殘存未死的人，就在田野裏用木材草蓆搭蓋臨時

住處，也許是料理善後事宜吧。

到蘇橋鎮，已是近黃昏了，大家都覺得有點累，就都主張在這鎮上歇了。

這一天僅僅走了十三公里，未免太少，所以第二天一清早我們就出發了。很快地完成了十四公里的一段路程，到達永福縣。

這時，永福縣城已把百姓都疏散完了，我們就在城郊一個民家休息吃飯。廣西的青年軍有一個大隊部駐在城裏。青年軍的前身是廣西省三民主義青年團戰時服務總隊，都是一些熱血的男女青年組織的。我在街上偶然向他們一位女軍人談談青年軍的組織與任務，她娓娓不絕地告訴了我許多，她是在香港讀過書的，所以風度很好，並且說一口流利的北平話。臨走時，她又回轉來問我的姓名，她也告訴我她叫陳洪，在四中隊。這話似乎要我與她通信，真是一個熱情的孩子，現在不知道又流亡到何方了。

午後，我們繼續前進。沿着鐵路徒步的人不多，這是因為大家對於

火車都還有一線的希望，火車只要開動，無論如何比步行快得多。尤其是帶着老老小小一大羣的，是決不能像我們這樣行軍的。可是，我們也看見有一家人，夫小五口，有老有幼，在鐵路旁邊拖曳着。老太婆攆着拐杖，旁邊是一個媳婦，抱着一個吃奶的嬰兒，後面是一個男人挑着一担破棉絮與鍋碗等什物，再後面跟着一個四五歲的男孩，喪着臉，默默地走着。

到葡萄站，算是又走了十一公里，不過時候已經很晚。我們好半天才摸到車站附近的葡萄村。這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村，大概只有一二十戶人家。我着了村長之後，他帶我們到了一個破屋裏去，他說前天有弟兄們過路，也是住在這裏面的。我們一看，地上都是馬糞，亂糟不堪。於是我們伴說我們這一夥人都是高級將領，請他另找較好的任處，果然帶話生了効力，他竟把家裏的廳堂讓給我們下榻，他知道「高級將領」是有錢的，就自動把臘肉出讓一部分，使我們有了一頓頗為豐富的晚餐。大家都說這樣的旅行，吃得好，睡

得好，太舒服啦，就是有火車也不想搭了。但是事實上，女眷們多走不動，担子太重的也是吃不消，所以第二天繼續前進的只剩十幾個人，女性只有一個人，這一位小姐身體很結實，走起路來從不落伍，並且一直走到柳州。

第三日的路程定二十七公里，中午過矮嶺，晚宿波寨。這是最不舒適的一夜。

我們不知道那是不是波寨村，走進村，不見人，有兩三座土造小屋，也都是空空如也。後來在一所較大的房子，遇見幾個士兵，這裏駐紮工兵營的一排士兵，幸而他們把鍋碗借給我們，又價讓了一些糙米與芋頭，這才使我們勉強吃了一頓飯。睡的問題却是難解決了。每一間屋子都是很污穢，而且沒有可以當床使用的木板草蓆之類的東西。結果，我們是從田野裏找一些稻草，就在天井裏鋪開來，睡了一夜。不過，村後面有一條河，這是可喜的。我們在日裏走得一身臭汗，只望着晚上在清涼的河水洗一個澡，所以每到一個投宿的地方，總是急忙地尋找河溪。當河水浸

在身上，那種涼爽柔滑的感覺，立刻把一日風塵辛苦都完全忘掉，這是我們這次旅途中的最大快樂。

四

第四日，早上走十四公里，到青島。午飯後又繼續趕路，但因大家都很疲乏，沿途一再休息，以致速度大減。從黃冕到幽蘭，共十公里，一直走到夜色蒼茫的時候，距車站還有一公里。我們個個不願再走了。於是就在一個清場村裏投宿。最有趣味的，當我們這一夥人進入村口時，家家都把大門趕緊關閉，如臨大敵。我們在每一家的大門外，敲門，說好話，請他們暫借地方一宿，可是門裏面是始終沒有反響，要他們帶我們去找村長，他們也不出來。這樣相持了半點鐘，真是僵局，大家的睡意也愈來愈甚，沒有地方睡，真是大問題。後來，幸而有一個小學生走過來，與我們談話，他當然是這村子裏保甲長派來的，我們就很快轉而詳細地把徒步旅行的原委告訴他

，他才指引我們到村長那裏。這個村長受過中等教育，所以思想較為開通，見了我們，就立刻把我們安置在民國小學裏下榻。我們大家經過這番周折，都認為鄉村教育是非常急迫的工作。鐵路線附近的民衆尚且如此閉塞，其他窮鄉僻壤，不知要落後到什麼程度了。

翌晨，走一公里就到了幽蘭車站，站上與所經過的各站一樣，停靠着幾列滿目是人頭的車，大家都是宿命論者，不管車何時開，反正在車上已有二席地，就等着吧。車站上躺着一個婦人，三十來歲，兩脚及兩手都已折掉，血淋淋的異常可怕。據站上人說，昨夜有一列軍車開過，這婦人是搭乘在車輪間的，偶一不慎跌下來，幸而僅截去手足，所以還未致死，站上負責人當時用電話通知前頭站，要他們找同乘車上的她的丈夫，可是始終不見應丈夫來，聽要聽還有三個孩子也在車上。我奇怪，的生命力若是之強，她躺在地上也不呻吟，只是向路人索食，有一個人拿一碗稀飯給她吃，她還能撐起身子來嗎。

從蘭蘭到新村，九公里，因為時間尚早，我們就沒有停留，準備在鹿寨用午餐。這天天氣非常之熱，從新村到鹿寨這十公里的鐵路，是建築於一個大平原上，軌道幾乎是筆直的。這個大平原，我們名之為沙漠，極目遠瞻，沒有一個村落，遍野都是荒地，未經過種植的，而且鐵路兩旁連可以遮太陽供休息的樹林都不可得。說也奇怪，本來沿路總是隔相當的距離，有一處賣茶粥的，這一路却一無所有。我們個個在炎日下叫苦，這十公里好像是長得了不得。所以一走到鹿寨鎮，大家都疲乏異常，坐着的，躺着的，幾乎都不能動彈。

鹿寨是廣西省一個大鎮，普通一個縣城都不及它熱鬧，與長安鎮不相上下。這時，鎮上的居民還沒有奉命疏散，街上仍與平時一樣熱鬧，我們是在一家旅館休息。這裏的物價比一路各地都低得多，白米十二元一斤，豬肉五十元一斤，魚也是五十元一斤，綠豆沙與芝麻糊都是五元一盅。我們去家好像從物價的壓迫下鬆了一口氣，於

是大魚大肉的大嚼一頓。一來大家經過上午的「沙漠」旅行之後，太疲乏，二來此地東西便宜，可以享受口福，可以大家主張這天不再趕路，就在那個旅館裏開了房間好好休息了。

晚上，鎮上發警報，家家關大門，我們却在街上乘涼，明潔的月光，清爽的微風，甯靜，安閑，就把幾日來的辛勞奔波都忘記了。我們好像又回到太平時代，事實上，在這裏也毫無有戰爭氣息。

鹿寨到洛埠，二十七公里，又是我們一天的旅程，中間還經過兩個站，一個是對亭，一個是雅容。雅容雖是一個縣城，都遠不及鹿寨的規模大。在附近有一個鐵橋，是湘桂路最大的橋。橋上鋪有木板，成爲一條平坦大道，橋與水面頗遠，愈加顯得橋的偉大，我們在橋上四顧瞭望，景緻都十分壯麗，這樣的山河是不能不踏踏躍躍的。

五 到了柳州

這天清早離開洛埠，開始第七日也是最後一日的旅程。十二公里至鷓鴣江，已到了柳州的邊緣，我們是多麼高興呵！我們不停地再向前走，步行的速度也大為增加，可是一點也不覺得累。七公里就來到柳州北站了。

北站的車多，人更多，紛亂，骯髒，使我們想起了桂林車站，想起了一路上大大小小的車站，總而言之，都是一樣的。

我們穿城而過，大商店都已經搬空，住家的也都疏散了，街上冷清清的，只有我們這一羣人造成一陣嘈雜的聲音。一來到大橋，情形就不同了。行人突見增多，與平時差不多。過了橋，是新市區，却完全沒有疏散，並且似乎比往日更為熱鬧些。一路上又擺滿臨時攤子，都是賣衣服的

，價錢並不便宜，買的人仍然很多。在酒館裏也照樣可以大吃大喝，只是沒有京戲電影看而已。桂林的盟軍都已經轉到此地，於是裝璜華麗的酒排間有如雨後春筍似地開設起來，每一家也都有盟軍光顧，間雜着濃裝豔服粗眉大眼的特種女郎。我在一天清早，還看見某一酒排間裏，有一對女郎在有興味地練習跳舞，也不知是狐步，還是華滋，她們却是非常起勁，當然這是趕着應時下之急需的。

柳州的一半是冷清了，另一半却是繁榮了。有錢的人們依然可以享受，窮苦的難民却不敢離開火車的頂篷上或車輪間那一席之地，終日在指望着車向上而開動，但是一天過了又一天。

三十三年十二月七日記於重慶

久大鹽業公司副產品廠出口品

- | | | |
|-------|-------|-------|
| 一、氯化鉀 | 二、碳酸鎂 | 三、碳酸鈣 |
| 四、硼酸 | 五、硼砂 | 六、溴 |
| 七、碘 | 八、硫化鎂 | 九、溴化鉀 |

廠址 自貢市張家壩

電報掛號 七七六七

接洽處 重慶保安路鄒容路口

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川廠出品

純鹼

解決戰時化工原料 保證成份優良

聘有專員 協助顧主 提高效能

工廠 四川捷為縣五通橋

辦事處 重慶保安路鄒容路口

電話：四一〇八四

(一) 徵稿簡則

本刊宗旨在宣揚中西文化，介紹世界知識，及學術上之研究，故取材務求廣博，如文學、歷史、地理、經濟、政治、法律、教育、社會、心理、生理、醫學、農學、工學、藝術、科學等，均所歡迎。凡國內、外，長至萬言，及文藝小品，以五千字為最，亦所樂於刊登。凡欲刊登者，請將稿件寄至本館，以便查考。稿件請用稿紙，並註明姓名、地址、電話、及通訊處。稿件請於每月十五日前寄到，以便刊載。稿件請用稿紙，並註明姓名、地址、電話、及通訊處。稿件請於每月十五日前寄到，以便刊載。

(二) 廣告辦法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訂

價格：全年八〇〇元，半年六〇〇元，四分之一面。廣告費一律對折，全年對折，半年七折，季九折。本館為便利刊登之廣告，一律對折。

通訊半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

通訊半月刊社

重慶九道門羊子壩十八號

發行人

沈 瀨

編輯人

湯 增 敷

印刷者

中心印書局

江北董家溪

總經理

文風書店

重慶中一路二百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零售

每期二十元

半年

連郵平寄二百十六元

全年

連郵平寄四百元

(掛號外加七十二元一年)